

编号：NO.3

钓鱼台档案

中日之间重大国事真相



上

红旗出版社

钓鱼台档案

NO. 3

中日之间重大国事真相



《钓鱼台档案》丛书编写组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钓鱼台档案/《钓鱼台档案》编写组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8

ISBN 7-5051-0269-9

I. 钓… II. 钓… III. 外交-概况-中国-现代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806 号

钓鱼台档案(NO.1 – NO.6)

——NO.3 中日之间重大国事真相(上、下册)^{49, 80}

编著者 本书编写组
责任编辑 毛传兵

封面设计 杨群 李栋
版式设计 曾繁正 刘进

红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邮政编码: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河南省沁阳市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48插页
170印张 3000千字

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套

定价:298.80元/套(全套共六卷)
每卷 49.80(上、下册)

ISBN7-5051-0269-9/Z·8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玉渊潭钓鱼台，在阜成门外西南一带，从八、九百年前的金代开始，这里就逐渐被开拓为众多的园林别墅。

在古代，以钓鱼台称名的风景胜地颇多，其中著名的有陕西宝鸡的姜太公钓鱼台；有浙江省的“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青年时代，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好友。刘秀称帝后，严子陵不愿意依仗老同学的关系，称臣求荣，于是就隐居富春江畔。后人敬佩他，把他住过的地方叫做“严子陵钓鱼台”，或“严陵滩”。也因此钓鱼台便成了隐闲逸处的代名词。如山东濮县的庄子钓台，江苏淮安县韩信钓鱼台，福建闽侯县东越王余善钓台，湖北武昌县孙权钓台，大冶县唐代张志和钓台等，也许只不过是后人附会其事，赐以佳名，并非本人真在其地钓鱼。

玉渊潭钓鱼台本是金代旧运粮河边的一座花园。中都城在广安门外西南一带，城外有护城河。玉泉水由西北而来，流经玉渊潭，汇注于护城河。这条河道在辽代称为“萧太后运粮河”。河道湾湾构成水乡一片，不少官僚富户抢地建园，皇帝也在这里盖起御园行宫。钓鱼台仅是这许多大小花园中的一座。

过去北京西郊有四处钓鱼台，即南钓鱼台、东钓鱼台、西钓鱼台、玉渊潭钓鱼台。

南钓鱼台，在白云观以西的会城门村。那里曾有金朝外城北城墙会城门的护城河。

东钓鱼台，在药王庙村以东，三里河村以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是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地方。从玉渊潭流出的河水斜向东南，到圆通观村前分成两股，一股向南，一股向东流入护城河。这里水溪环绕，把个三里河村变成了水乡。乾隆常常陪着他母亲到玉渊潭钓鱼台观看杂耍表演。他母亲很喜欢热闹，嫌阜成门外的东钓鱼台附近过于冷清，于是乾隆就在三里河路北圆觉寺一带办起庙会，每年五月初一到十五举办一次。圆觉观内供奉的是关公，据说关公当年单刀赴会是在五月十三日，因而庙会的正期也就订在这一天。乾隆把这个庙会叫“单刀会”，当地居民呼为“老爷磨刀”，简称“磨刀”。从三里河村的东钓鱼台到玉渊潭钓鱼台，一路上热热闹闹，茶馆、饭铺、杂耍场、戏棚栉比林立。每逢庙会正期，城内外的秧歌会、中幡会、五虎棒等文武香会，相继来到这里演技酬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庙会常常连续举行半个月，到光绪年间，又增加到两个月，把“单刀会”改称“三里河避暑”。这原先带有宗教色彩的庙会，渐渐变为夏日避暑纳凉的地方，三里河东钓鱼台也因此闻名京城。1900年，这里惨遭八国联军的洗劫，桥塌水涸，一片凄凉。

西钓鱼台，在玉渊潭钓鱼台以西，马神庙之西南。昔日这一带原是成片的农田，中间一条旱河穿过，东岸土山连亘，茂林绵绵，西钓鱼台就在距离旱河很近的地方。辽金时代，这里河水湾湾，一片水乡景色，其间有封建士大夫追求隐逸雅趣的“养尊林泉”、“钓鱼河曲”等风景名胜。西钓鱼台，便是其中一所大宅园的遗迹。清朝，有个名叫“供王四”的人，在前门鲜鱼口内摆摊卖“供尖”（即散碎的蜜供），日有盈余，积攒甚多，于是在

钓鱼台附近的罗道庄，买了二三亩薄地，盖一所土房。没想到挖掘地基时，竟掘得大批窖金，一跃而成了大暴发户。他觉得这里是“福”地，把整个罗道庄都给买下了，大兴土木，在山湖池沼中建起住宅多达数百间，成了这西钓鱼台附近的头号大富翁，后来竟与清王室攀成联姻，家中郎婿多为贵族子弟。1911年以后，“供王四”家势日渐衰落，他的后代乃将一部分田园和住宅卖给当时的北平农学院。

玉渊潭钓鱼台，风景秀丽，过去这里是权贵显官的花园和别墅。以后逐渐败落，变成了茅舍村落，所以村名叫花园村。金代著名的文学家王郁，幼小就居住在花园村，成年后，又在这里隐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才华。他常常约集二、三知己在附近河边垂钓，并且自筑高台专备钓鱼之用。《明一统志》和《帝京景物略》都曾专门记述了此事。《归潜志》也说：“王郁飞伯，少居钓台，潜心述作，未尝轻求人知。李钦叔过钓台，得其所著赋及碑，大惊，归荐于诸公。自此去钓台，游四方，后为兵所杀。”王郁走后，金代帝王把这里圈占为禁地，并改建同乐园行宫。遍种珍草、奇花、异树于园中，假山、亭榭、露台散置其间。这座钓鱼台一半伸入池中，汉白玉制水榭是金朝帝王和后妃垂钓赏荷的地方。园内西北隅，有一座庄严典雅的“瑶光殿”，是帝王的行宫。每到盛夏，皇帝在这里“消夏”，名为“消暑”，也在这里开宴赏月。有一次，适逢赏月之时，突然，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海陵王完颜亮很不高兴，即席吟词：“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遇天障碍，虬髯燃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斩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可见这一带是金代帝王们常常游幸之地。

到了元代，这里园林被毁。“同乐园”的一部分为丁姓所有，经过修膳，改称丁氏园。后来，丁氏因园中池水名玉渊潭，于是就用“玉渊”二字命名园中诸亭。

以后，玉渊潭钓鱼台为马文友所属，马氏在这里建起了“饮山亭”和“婆娑亭”等建筑。

明朝万历年间，玉渊潭钓鱼台又成了慈圣太后的父亲武清侯李伟的别墅。根据《帝京景物略》的记载，此时的玉渊潭钓鱼台已经坍塌，既无台，又无亭，早已失去同乐园时代的繁华。

明朝末年，战事频繁，京师野战不断发生，玉渊潭钓鱼台被夷为废墟。至清乾隆时，西郊玉泉山、香山一带的泉流因无泄处，每逢夏伏季节，大雨成灾，危及京师。乾隆三十八年，决定挖掘玉渊潭，使之成为接收西郊诸水的大水库。

改造香山引河，是清代西郊治水的工程之一。这条引河，俗称“旱河”，有河床、河堤。无雨季节，河床干涸，可以行车走马，有的农民还在河床上开辟麦田。一到雨季，山洪暴发，决堤淹村，沿河附近一片汪洋。

旱河的上游，从玉泉山静宜园前的买卖街起，下经东宫村、南辛村、楼后村、到鲍家窑，再向东南流经小屯村西村口外，折而向南，经篱笆居村、梆子井村，南平坡庄到双槐树村，折向东南到半壁店五孔桥，从朱各庄折向正东，经罗道庄至西钓鱼台，再向东流入玉渊潭钓鱼台。其下游则从玉渊潭的南宫门前斜向东南至圆通观前分两股：一股向南，经五统碑村、白云观后身、甘雨桥，流入西便门外的护城河；另一股，从圆通观前折向正东，经药王庙村、三里河村，穿过三里河桥折至东钓鱼台，往东流入护城河。

经过整治，玉渊潭得到扩展，原先只有天然泉水自涌自溢的浅水池变成了一座水面广阔的大湖泊。在大湖四周堆山石，栽花木，建亭阁殿堂，立宫门，筑围墙，垒起了城门式的钓鱼台，玉渊潭钓鱼台又一度繁华起来。乾隆赐以别名“养源斋”，但北京居民都直呼“钓鱼台”。其实钓鱼台只不过是养源斋园内一部分建筑（城门式钓台）的名称。为什么改名“养源斋”呢？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在五间正厅的前面，有水自泉流出，故名“养源”；第二，在封建帝王看来，所谓听政就是理民，理民是政事之源。“养源斋”正厅是皇帝听政的地方，所以取名“养源”。

“养源斋”的西边有品字形的满碧轩，窗格玲珑，玻璃四照。再往西过桥有“澄漪亭”，建于石山之上，亭中有乾隆御笔园景诗句：“墙外为湖墙内池，一般凭栏有澄漪；惕赐意在修渠政，何心瓶罍细较斯。”

“养源斋”是清代风景胜地之一，不少民俗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如放河灯、登高、封台等等。

在封建时代，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人们要在水中放灯赶鬼净邪。“养源斋”一带湖水宽阔，正是放河灯的好地方，每当七月十五，王公大臣们都来到这里观看河灯，因而钓鱼台又有“望海楼”、“望河楼”之名。

农历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是北京例行的登高日。每逢这一天，“养源斋”一带十分热闹。在钓鱼台城门西面和南面以及附近会城门村箭沟一带，都有跑马、赛车之会。清代，以骑射著称的八旗兵丁驻扎京城，骑射技术逐渐普及于民间。每遇庙会和令节，各族民众，尤其是满、蒙两族的居民，争先在庙会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举行赛车、赛马。登高节这天，还有一些皇戚子弟

和富家子弟带上炊具、车马、幕帐、乐器，约集票友、歌妓，跑到城外郊野的高台土坡上，架起幕帐，摆上桌椅，大吃所谓“爆、烤、涮”，又吃又唱，纵情歌舞，有的还在山下跑车跑马。

“重九封台”，指的是一年一度从四月初一开始的“文武香会”，到“重九”这一天就停止活动了。在上古，人们认为五谷生长，要靠神的“默祐”，风调雨顺或旱涝风灾，全由“神灵”操纵，只有恭敬求神，讨得神灵的欢喜，才会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想出了“谢天酬神”的办法，跳起“双狮舞”、“秧歌舞”，举行耍弄五虎棍的文武香会。这种活动，渐渐变成了民间流行的一种人人喜爱的传统文娛会演。后来，封建帝王也常把各地文武香会的节目，召进皇宫和御苑中表演，取名叫“皇会”，还颁赏龙旗仪仗，称演员为“供奉”。

参加文武香会的人，自认是艺人，其演唱也是戏曲，把“梨园”说成是自己的本宗，它们的行头、场面和角色与戏剧界的行当基本相同。上台前所祭祖师，也是“轩辕”、“神农”、“喜神”。这“喜神”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梨园原是唐玄宗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蓬莱宫之侧的宜春院，玄宗亲选舞技高超的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名在梨园学演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后来，人们把戏班也叫梨园。由于文武香会自称梨园，所以也有开台和封台的习俗。梨园的开台日是正月初一，封台日是腊月（12月）20日。文武香会的创始因与农事有关，开台日是农历的四月初一，一年耕耘开始，遍地禾苗将油然而生，即以“五谷生长茂盛而酬神”；封台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节气已到秋末，五谷丰登，一年农事业已完竣，“酬神”之礼即可告终。从开台到封台

期间内，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有约，随请随到，决无推诿。但是，一俟封台之后，即使是皇帝老爷叫他们演唱，也是宁死不应。这是一种社会上的约定俗成，所以封台后，皇帝老爷也不会再找他们演唱了。“养源斋”既是皇帝的行宫御苑，这一年一度的文武香会“封台会”，也必须在这里举行。

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把“养源斋”作为私产赐给了他的太傅（业师）陈宝琛。陈氏喜之不尽，设宴狂饮。之后，立诗社，招游客，日无虚席。当时的北平大学农学院，早有改玉渊潭钓鱼台为校舍的打算，对陈氏的举动极为不满，发表声明，组织请愿，迫使陈氏“自动”交出。“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陈宝琛当了汉奸，“养源斋”再一次为其占有。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玉渊潭钓鱼台才逐渐开辟为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旧园面貌一新，于1959年成为国宾馆所在地，包括古台在内，占地面积达49万平方米左右，15座造型古朴、雍容华贵的宾馆楼，形成新型园林组群，馆内河道环流，弯曲有致，树木葱茏，新辟三个人工湖，引玉渊潭水注入。

古钓鱼台的皇帝行宫于1982年进行了重修，基本上保留了清代乾隆行宫的原貌。行宫内斋、轩、亭、台的建筑形式，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我国古典造园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养源斋园曲廊迂回，散置峰石，秀润多姿。淙淙溪流，在斋前汇成一池碧水，游览者至此，心与景会，鱼鸟亲人。潇碧轩三楹，门前临池即可垂钓。澄漪亭建在土阜石山最高处，登台俯览，玉渊潭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

自然，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钓鱼台国宾馆颇带几分神

秘。它是各国首脑、政党领袖、社会名流及王室成员访华时的下榻之处，安全保卫森严，外人很难窥见其踪影。君不见，多少世界级的风云人物曾出入其间，在钓鱼台留下了匆匆的足迹。当这些荣享中国国家贵宾身份的白人、黑人、黄种人徜徉在这座幽静豪华的皇家园林时，谁能想象得到，某些震惊世界的国事风云正酝酿其间，而后将载入史册，影响后世。

《钓鱼台档案》是一个关于中国与各国国事交往的活的纪录，记载了一系列影响地区双边、多边关系及全球战略格局的中外交往事件；展示了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如何面对欧美大国的封锁，积极开展独立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为了充分揭示中国与各国重大国事的历史真相，《钓鱼台档案》按国别和洲际关系分类，以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关系为主体，分设六个卷号：NO. 1 中美，NO. 2 中苏（俄），NO. 3 中日，NO. 4 中英，NO. 5 中国与亚洲各国，NO. 6 中国与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国。显然，这个“档案”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全球外交活动，首次对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描述，其中不乏有动人心魄且鲜为人知的内幕曝光。

从钓鱼台看国事风云，《钓鱼台档案》提供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聚焦。昔日的京郊玉渊潭钓鱼台如今已为繁忙的三环线所包围，但对于京城百姓来说，钓鱼台国宾馆仍是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它的幽深，它的静谧仍会牵动无数过往行人探寻的目光，牵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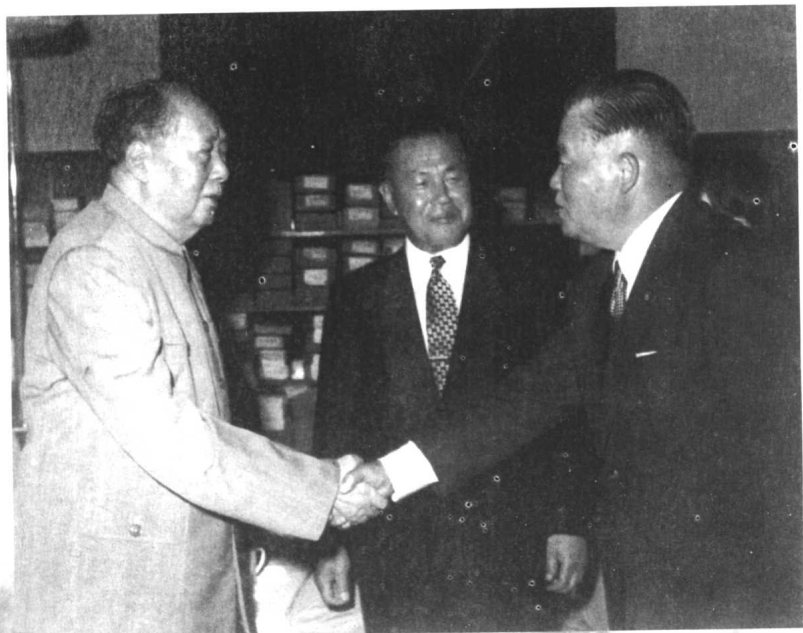


1964年，毛泽东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



1965年，毛泽东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

1965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在北京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二十三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乘专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在日本外相园田直陪同下走下舷梯。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仪式欢迎邓小平访日。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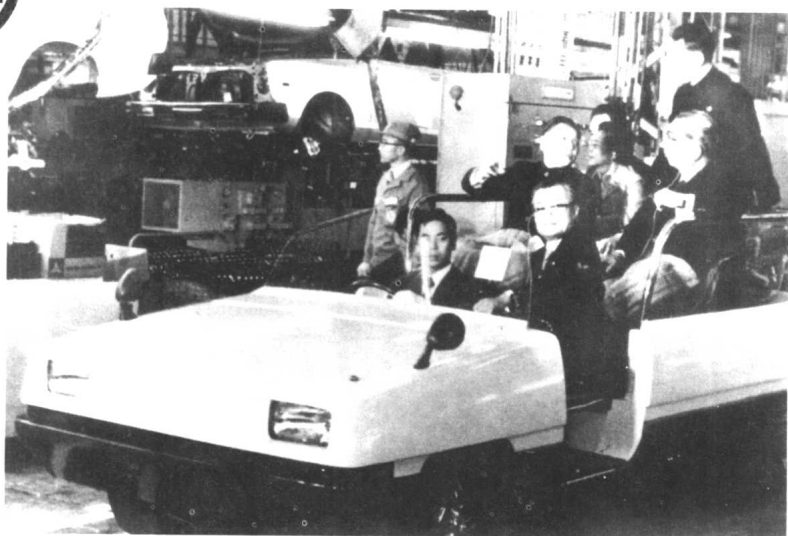


毛泽东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和夫人。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收回了大好河山。





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参观日产汽车厂。

邓小平、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上。

